

拜經堂叢書

經義雜記第七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武進學士生臧琳玉林

礪然或作砒然

公羊春秋僖十六年實石于宋五傳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礪然視之則石釋文礪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砒

注疏本
譌碑

八耕

反穀梁疏曰礪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砒據公羊古本並爲礪字張揖讀爲礪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玉篇石部礪柱下石礪之仁切礪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砒披萌切大聲砒同上據楊氏所見

玉篇無礪字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四釋詁
礪普耕反聲也而無礪字楊云張揖讀爲礪是古本廣
雅有礪矣五經文字礪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
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
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真礪
柱下石也一先礪柱礎皆不具石聲一訓十三耕礪礪
礪如雷之聲則作礪然者義亦通

二女嫫

孟子盡心下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趙注果侍
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正義曰

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許慎謂女侍曰

嫫

舊譌
嫫

今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於許慎之

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朱子
集注云果說文作嫫烏果反女侍也案說文女部嫫姬
也一曰女侍曰嫫讀若駟或若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
爲天子二女嫫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嫫今作果者是
嫫之省借趙氏訓爲侍朱子訓爲女侍皆與說文合疏
闕舊說謂木實曰果取其實而言義甚穿鑿蓋本王安
石字說

語類朱子曰趙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
亦曰侍也案廣韻三十四果嫫嫫姬身弱好兒

烏果切無女侍一訓九麻嫫女
侍古華切是同說文讀若駟矣

權子母輕重

權子母輕重謂權時物之貴賤而行子母輕重之錢此

言錢法今俗以母錢生息亦謂之權子母非其本也國

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

者天災降戾

韋注降下也戾至也漢書食貨志下載國語作天降災戾師古曰戾惡氣也一曰戾

至也案國語當從韋注漢書當從顏說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

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韋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

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

民皆得其欲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案漢書應劭注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又孟康注曰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可與韋注相發明

無以茜酒

左傳僖四年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正義曰郊

特牲云縮酌用茅鄭元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

師祭祀其蕭茅鄭興

周禮注亦作鄭大夫賈疏標起至作鄭司農誤

云蕭字或

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

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

周禮注作浚釋文浚荀閏反劉思順反與此異

也故齊

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

之說也案說文酉部茜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

是爲茜象神飲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以菑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菑之
也箋云王有酒則湑菑之釋文菑所六反與左傳縮酒
同義謂以茅漉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則菑酒字本从
艸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菑酒據甸師注知周禮
作祭祀其菑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

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

司尊彝醴齊縮酌
注故書縮爲數杜

子春云數
當爲縮

皆菑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菑茅者以茅爲

菑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菑酒義而復讀
爲縮者恐人不識菑字故以今文讀之作蕭亦爲聲近
字論語集解載鄭注云蕭之言肅也劉熙釋名釋宮室

云蕭肅也可證古蕭菑聲相似故菑或作蕭杜子春讀
爲香蒿之蕭鄭康成從之未足以改鄭少贛義也周禮司尊
彝禮記郊特牲及毛詩傳所言菑酒皆去滓法與說
文甸師左傳所說灌酒茅上象神歆之義微不同

吾不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
文不復扶又反注同本或無復字非案集解載孔注云
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
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
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
字爲非不審之至

施弛古通

說文𠂔部施旗兒从𠂔也聲𠂔𠂔施字子旗知施者旗

也

式支切

徐鍇曰旗之透迤一曰設也弓部弛弓解也从

弓从也

施氏切

號弛或从虜凡延及陳設義當作施凡廢

解義當作弛古書既互通俗人又多亂之爾雅釋詁矢

弛也郭注弛放釋文弛也尸紙反案江漢矢其文德毛

傳矢施也釋文矢施如字爾雅作弛式氏反正義曰矢

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又禮記孔子閒居

詩云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文弛其徐式氏反一音式

支反注同皇作施弛施也如字皇本作施布也據此知

爾雅禮記作弛者皆施之通借當從毛詩傳作施故鄭注禮記云弛施也此非訓弛爲施言弛爲施之假借也乃郭璞晉人已不明六書之旨作如字讀而訓爲放梁皇侃知禮記義當作施而不知古書多借字竟改經作施又改注弛施也爲施布也以合其所見唐定本詩傳又依爾雅改作弛皆非也又釋詁弛易也郭注相延易釋文弛易施李音尸紙反下音亦顧謝本弛作施并易皆以豉反注同案詩葛覃施于中谷傳施移也箋云葛延蔓於谷中釋文施于毛以豉反鄭如字下同皇矣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釋文施于以豉反注同又

禮記孔子閒居施及四國施及四海施于孫子注施易也釋文施及以豉反注同又淮南子卷八云德澤施於方外注施施延於遠方之外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然則釋詁弛易之弛亦施之假借據毛詩傳箋及禮記注知顧謝是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郭注相延易本此又周禮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遂人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施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注施讀亦爲弛也國語晉語九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韋注云施効捕也晉孔晁注施廢也廢

其族也尸氏反

見春秋昭十年正義及釋文

論語微子君子不施其

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釋文不弛舊

音絕疑

又詩紙反又詩豉反孔云

衍

以支反一音勑紙

反落也並不及舊音本今作施施易音亦案不施其親

亦當作解廢意孔注作如字讀蓋不知爲假借也

禮記雜記

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

隸釋

卷十五載漢石經論語亦作君子不施其親唐李翱筆

解云施當爲弛而釋文作不弛朱子集注謂福本同義

雖是而文則改也

詩禮釋文施以豉反論語釋文作以支反非羣經音辨辨字音清濁設之

日施式支切詩肅肅兔置施于中谷此過於區別

羊至切詩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此過於區別

廡焚

論語鄉黨廡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廡夫子家廡也王弼曰公廡也案禮記雜記下廡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已正義曰廡焚孔子馬廡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據論語云子退朝禮記云鄉人爲火來者則明是夫子家廡矣故鄭云自君之朝來歸鹽鐵論刑德云魯廡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此與鄭義不合而爲

王弼之所本又家語曲禮子貢問云孔子爲大司寇國
廋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
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
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案此乃王肅據鹽鐵論竄改禮
記以與鄭氏相難者旣爲國廋何獨孔子之鄉人來弔
豈諸大夫之鄉人獨無來弔者乎抑雖有來弔者而孔
子不拜之或諸大夫各自拜其鄉人乎

可與其學六句

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集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

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
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李習之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
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
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其學未
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縣正
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欲據詩正義及筆
解改今本論語案淮南子汜論孔子曰可以其學矣而
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
權高注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淮南
王漢初人與集解本正合知漢魏相傳並同今本詩正

義斷章取義不必盡符本文李習之後世文人其言未足爲據

古文均爲袵

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袵元立于洗東注畢猶盡也袵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緇帶鞞古文袵爲均也案此經蓋古文作兄弟畢袵元今文作兄弟畢均元鄭從今文作均元疊古文不用注當云均同也古文均爲袵也今本是後人倒易之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注戎事上下同服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作𠂔音同正義曰均服者謂兵戎之事貴賤上下均同此服也又周禮